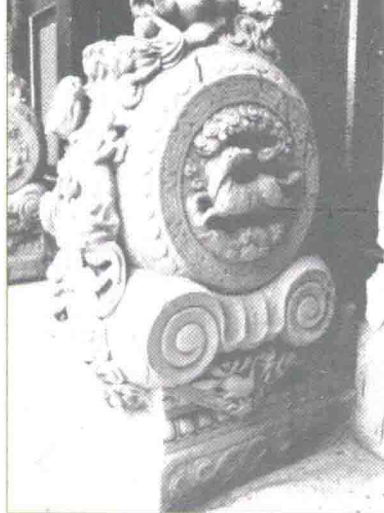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与文学批评

王卫平 著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Jianshe
Yu Wenxue Pip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与文学批评

王卫平 著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Jianshe
Yu Wenxue Pip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学批评 / 王卫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506 - 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事业—研究—中国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G12②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744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 莉

责任编辑 刘 燕

责任校对 吕宏

责任印制 蔡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编 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解读

关于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和学术创新	(3)
优秀人文文化在先进文化中的地位	(11)
从西方人本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看其价值取向	(15)
《辽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研究》导论	(21)
大连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随想	(33)
大连文艺评论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38)
茅盾与“大连会议”及其他	(41)
邓刚的随笔及新近长篇小说创作	(45)
长篇小说《哦噻哦噻》阅读札记	(54)
平凡里孕育伟大 质朴中彰显高尚 ——读《大化厂 大化人》	(57)
读长篇小说《新城》	(62)
简评十集电视文学剧本《第四情报组》	(68)

第二编 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观察与思考

从接受美学看艺术生命的奥秘	(73)
应当重视“实用批评”的开展	(79)
重排大师座次的思考	(82)
也说重排大师座次	(85)

精神和文品	(88)
文学不能承受之“软”	(90)
重振文学的影响力与震撼力	(93)
当今小说的缺失与自救	(97)
当代文学批评:多元建构与优势互补	(102)
研究姿态的确立与学术品位的提升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缺失的整体反思之一	(107)
写得怎样: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缺失	(111)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创新与突破	(120)
关于新时期30年文学价值体系研究的一些构想	(134)
当下文学批评的估价、处境与缺失	(139)
重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	(145)
关于当代文学想象力问题的再思考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价值考量之一	(152)
茹志鹃小说的细节描写	(159)
九十年代都市文学的缺失	(166)
论路遥小说的苦难主题	(175)
当代小说中的“孤独者”精神基因	(189)
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艺术比较论	(197)
爱与理想的救赎	
——解读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208)

第三编 戏剧与影视艺术研究

戏剧的共感性参与意识	(221)
曹禺三大名剧的接受历程与当代价值	(226)
一代晋商的慷慨悲歌	(243)
《立秋》:重振中国话剧之雄风	(245)
话剧《立秋》成功的启示	(248)
影视批评的贫乏与丰富	(252)
名著改编应该“带着脚镣跳舞”	(259)

第四编 书稿序言

高旭国《中国当代小说名家名作解读》序	(265)
王启凡《新时期以来重要文学现象及其文化基因论》序	(268)
许淑媛《实用文体写作学》序	(271)
后记	(274)

第一编

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解读

关于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和学术创新

当今时代，创新是最具时代精神的代名词。人们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新世纪发展的口号，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等。科技要创新，文化、教育、学术都要创新。我这里所谈的三个创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阐释。这里，限于时间，也限于个人的能力，只能作简略阐述，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姑妄听之吧，听后欢迎批评指正。

先从科技创新说起。提法是“自主创新”。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国家就把它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项重大任务”。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请听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观点和数字：“没有自主创新，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的自主创新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例如，我国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 10%，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4%，出口量中 57% 来自外资企业。”“现在我国很多生产都是贴牌生产，专利是外国的，钱他们赚了，污染留在了我们国内。”厉以宁认为，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另两个障碍是环境承受能力，资源供给问题）。^[1]中国的自主创新为什么落后？不外乎三个原因：1. 硬件，投入不够；2. 软环境不好；3. 教育有问题。其中，软环境不好是周光召的直言，他说：“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世界范围也是这样，20 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 的双螺

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这说明人的品德和境界有问题。

周光召说：“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2]周光召院士在这里所说的“颠覆性创新”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我认为，在上述的情况下，在科学技术方面提倡颠覆性创新是十分必要的，而文化创新、教育创新、人文学术创新，就不能采取颠覆性的创新，而要渐进性的创新和守正创新。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多次强调“守正创新”并把它作为北大中文系教学和研究的基调。这是非常有价值、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甚至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文化、教育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基本准则。提出“守正创新”是针对现在那种浮躁的学风。北大及其所属的中文系，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校、名校、老系、名系，多年来积淀下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和“学统”，守住自己的传统，延续自己的“文脉”，使其保值、增值，发扬光大，这本身就意义重大。温儒敏教授认为，“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断不是甩开传统去盲目地跟风，去追求所谓的“新潮”。他强调“创新”不能离开自己的“根”，在功利的浮躁的时代，“守正”可能比“创新”更难。在当今社会大变革的情势下，讲创新比较多，但不应该是盲目地

创新，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积累和承传。在许多大学，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的“文脉”和“学统”，都有自己的好的东西，因此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这是温教授的提醒和忠告。我认为，这种提醒是非常适时、非常必要的。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似乎“新”就好，于是急于求新，甚至趋之若鹜。其实，“新”未必都好，未必一定超越“旧”，关键是要经受时间、实践的检验，关键要看客观效果如何。尤其是在文化创新、教育创新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诸领域，一些好的东西，正确的做法不能丢。我们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创新为何要提倡渐进性和守正性呢？因为文化是积累起来的，是积淀下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这种产生不可能是突飞猛进式的。从历史上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长远意义常常不亚于文化激进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新，就是对精华的择取，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是古老的、悠久的民族文化往往越具有生命力和世界性，像《道德经》《论语》《庄子》这样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宝库中都是瑰宝，我们弘扬它们也就是文化创新。

教育创新更应该是渐进性和守正性的，不能搞“大跃进”，不能瞎创新、滥创新。所谓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的教育。喊了多年，但理论多，实践少，雷声大，雨点小。这里仅以大学为例，谈些明显的问题。

我首先想起了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和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教授的对谈（2004年）。先简介一下耶鲁：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美国三大名校之一（哈佛、普林斯顿），私立。有12个学院，11000名学生，有13位学者获诺贝尔奖，出了5位总统，包括乔治·布什、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两人在图书馆相识）。

耶鲁大学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三代校长的努力，耶鲁大学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

耶鲁教授做主。”三百多年来，耶鲁人一直为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变。理查德·莱文校长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即使在总统布什被邀请回母校接受一个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耶鲁的教授与学生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那是2001年5月21日，传统的毕业日那天，当校长宣布授予布什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学生们报以笑声、嘘声和哨声，一些应届毕业生还打出一条大横幅写道：“我们赢得了自己的学位，不要使我们的学位跌价。”他们还手持标语牌谴责布什政府在环境、死刑以及堕胎等问题上的政策。更有大约200名教授集体签字拒绝出席毕业典礼，认为无论是布什还是校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因为按照布什当年在学校时候的表现和成绩，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受那样一个荣誉称号。

回到理查德·莱文教授与许智宏教授的对谈：

问：学生最重要的三大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学习、做人与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莱文：质疑、学习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作为校长，您最看重学生的什么素质？许智宏：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个人的人品。莱文：富有好奇心并主动进行社会实践。

问：教师的三大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创造、传授知识、教会学生做人。莱文：清晰地交流、激励学生、鼓励他们独立思考。

这个对答非常令人深思。在应试教育下，我们对好奇心、质疑、独立思考、是否主动进行社会实践并不感兴趣，也根本不重视，因此，在教学与考试中都没有体现。而这又恰恰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到此，我们或许明白了为什么诺贝尔奖得主几乎全在美国？为什么耶鲁大学能有13位学者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落后？难道不在教育吗？作为教师，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激励过学生？

是否鼓励过他们独立思考？我们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作为学生，你们也扪心自省：你们的好奇心（对学业）、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实践的能力与自觉性究竟如何？

我们的教师都忙些什么？我们的学生都忙些什么？都忙，症结是制度问题，根子在教育主管部门。不信，请听下面的简要归纳。

最近十几年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大跃进”、“标准化”。前不久，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在《大学的公信力为何下降》（《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14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4期转载）中他讲了五个问题，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跃进”和“标准化”的问题（其他三个：世俗化、学科文化、校园文化）：“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像填鸭子那样，喂食、喂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陈平原教授的观点是深刻的，是抓住要害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呼吁：在高等教育中，在课程设置和考试方面，要减肥、瘦身，减轻学生负担，要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读书、独立思考。

近些年来，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几个主要表现：

1. 学校升格、合并，造大船，求规模。校名改得一塌糊涂，特色全无。相关责任部门在审批上把关不严。

2. 学科膨胀、专业猛增。学科：什么样的学校都想招硕士生、博士生。专业：持续增加、细化。不管学校类别、基础、条件和师资状况，什么专业都敢办：工业大学办对外汉语；师范大学办物流管理；交通大学办表演；外语学院办中文……还有的学校新增什么“社

会工作”。所有的大学都办英语、法学和计算机专业。耶鲁大学只有12个学院，11000名学生，论数量几乎赶不上所有中国本科大学。

3. 各种申报、评估、评奖、检查等应接不暇，让人疲惫不堪。与陈平原教授的文章并行或者说是形象的注解，是小说《大学纪事》（汤吉夫著，山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它形象地揭露了当代大学的种种弊端，读来令人警醒和深思。

上述的每一种现象都给主管部门制造了权力，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造成高校管理的混乱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关于标准化，更让人质疑和警惕。陈平原教授说：“大学办得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路向，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的确，现在各大学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处长可以到处作报告、讲经验，到处参加评估，获得“四好”：好吃、好喝、好住、好拿。

在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下，还要有特色，这是一种悖论。现在在教学评估中，都要求要有特色，从学校到学院到学科、专业。有些学校、学院、学科、专业绞尽脑汁，硬想硬编自己的特色。其实，相同的学校、相同的学院、相同的学科、相同的专业、相同的体制，哪来那么多特色？如果全国100个中文系有100个特色，那就糟了，因为中文系毕竟有多年形成的共同的规律、共同的办学追求、共同的质量标准。但是，不同的学校、学院、学科、专业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亮点，这种优势和亮点是由特殊的历史、地理、现实等因素造成的，比如，黑龙江大学的俄语就有优势，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俄语、日语也有优势，大连大学的博物馆就是亮点。要发现和发挥优势，而不要一味地追求特色，很多所谓的“特色”是子虚乌有的。特色永远属于少数优秀的大学，像北大、耶鲁。对于多数的大学，一般的大学，没有特色就是你的特色。要“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

结论：在教育创新方面，首要的也最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

最后说学术创新。学术创新（特指人文社科）同样是渐进的和守正性的。不可能天天创新。天天创新，只能制造垃圾。现在最令教师和学生头疼的问题是“怎么创新”？“我文章的创新之处在哪”？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论文的自我鉴定表上要求“创新之处”要有三条）。于是绞尽脑汁想新题，乱创新，不怕写不出，就怕想不到。于是学术论文中什么样的选题都有，什么样的论题都可以论，什么样的题目都可以写。只要没人写，我就写，创新嘛！再如比较研究，什么都可以比，只要没人比，我就比。这都是“创新”给逼的。

我觉得，与其这样“创新”，不如对文化、文献、学术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整理和归纳。比如对历代作家创作年表、年谱的整理，对创作的追踪等。人文学术、人文思想的创新，要有真正的意义，要有学术的底线，你所探讨的问题起码要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能立得住的，而不是一个伪命题。不要“挖到筐里就是菜”。

人文学术、人文思想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坚守和发扬。比如，“三个代表”的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人们私下说没多少创新，哪来那么多创新？这就是一种坚守、发扬和强调，因此就是创新。

与学术创新的另一个背道而驰的是量化的要求。数量的要求使学术刊物膨胀、学术会议泛滥、不正之风蔓延，于是就更加非学术。所以我说量化的要求与学术创新背道而驰。

学术的创新是渐进的，是艰辛的，是自由发展的，更是多年守望的。

综上所述，文化是积累的，教育是有规律的，学术是有规则的。三者的创新，都是渐进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坚守的问题。

注释：

[1] 厉以宁：《谈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四大问题》，《北京日报》2007年11月19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转载。

[2] 陈宗周：《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转载。

在大连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等院校的演讲